

3 巧退银票



燕妮李之全传

# 燕子李三全传

## (三) 巧退银票

改编 文 治

绘画 刘丰杰 刘艺青

##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根据小说《大盗燕子李三传奇》编绘的连环画套书第三册。

李三在天桥卖艺，得罪了大黑塔以后，便栖身于陶然亭方塔之上。他昼寝夜出，到处作案。一日，他在大栅栏闹市，巧妙地偷了晚清退职太监臧德才的巨额银票，闹得官府大动干戈。张禄投靠侦缉队长马玉林，设计诱捕李三。李三在朋友的帮助下，神不知鬼不觉地当面退还了银票，击破了探警的阴谋。

(1) 陶然亭，曾是燕京八景之一，是文人雅士畅游欢聚的好地方。现在却全是一派村野风光：浩淼的水坑，望不到头的公墓，荒冢累累，野草蔓生，断碑和残丘，满目怆凉。



(2) 李三戏耍了大黑塔以后离开热闹的天桥，因无处安身，便随着凭吊荒冢的人们，来到了这里。他在苇塘边望见了那一座方形砖塔，暗想：“得，这就是我的住处了。”





(3) 不久，夕阳西下，月亮东升，他见没有游人行踪，便来到塔下。只见塔座高陡，旁有一座高大坟墓，立有石碑，周围是矮墙。李三想象，这一定是一座阔人的坟茔。



(4) 他边想边离开塔座有两丈来地，然后一个鸽子起飞，跳上了高塔尖上。原来那方塔上尚有一小块平地，还有一座小木屋，屋门被一把长了绿锈的铜锁锁住了，显然已很久无人来过。

(5) 李三用肩膀端下了一扇木门，借着月光，只见屋内四壁空空。他敞开了屋门，晾晾潮气，自己便坐在屋前平台的草径上歇息。这时一轮秋月，浮泛中天，月光如水，晴空似海。







(6) 李三离开喧嚣闹市，独坐塔顶眺望，忽生思乡之情，他想到自幼飘零，房无一间，地无一垄；而今这偌大京城，竟无自己立锥之地，人间何等不平？！不觉凄然泪下。



(7) 他不知坐  
了多久，只觉夜  
深风寒，才薅了  
几把陈年衰草，  
走进木屋，躺在  
杂草上。心想“  
也罢！不给我活  
路，那些富人也  
甭想舒舒坦坦地  
活着！”他下了  
决心，才渐渐睡  
去。



(8) 从此，这儿的方塔木屋就成了李三的秘密住处。他昼寝夜出，到处作案。于是，在这古老的京城，便到处流传着某豪让被盗窃、某富人被劫的传闻。



(9) 这一天，华灯初上，正是前门外大栅栏闹市最为热闹的时刻。只见李三身着灰布长衫，挤在人流中，徜徉闲逛。



(10) 这时，迎面走来一个穿戴阔绰、五十开外的人。李三远远望见，不觉喜上眉梢。原来这人是一名晚清的退職太监，名叫臧德才，因财大气粗，勾结官府，甚是霸道。



(11) 李三已跟踪他多日，不得下手。今天风他带着听差出现在闹市，就紧跟脚印，来到前门，臧德才被跟班听差们前呼后拥着走进了“茂源银号”。



(12) 银号三间  
门脸，高柜台上  
是铁条栏杆。掌  
柜的见臧德才裹  
着下摆走上高台  
阶，便急急忙忙  
迎到门口，打千  
请安。



(13) 臧德才被请进套间。他喝了两口清茶，才说：“马掌柜，我新近又讨了个偏房，是苏州清吟小班的姑娘，身价为三千现大洋，怕携带不方便，想由宝号兑换个‘银票’如何？”





(14) 马掌柜一听，忙说：“这是小事一段，何芳大总管亲临小店？”臧德才说道：“我本不想来，又怕拿着这些现货，有什么不测之事。”



(15) 掌柜的解开小包，里面是黄灿灿的金条和小元宝。他眉开眼笑地走出去，叫来一位帐房先生，用试金石试过金条和元宝的成色，又用戥子一一称过。

(16) 不过一会儿，伙计用描金漆盘托进一张银票。掌柜的解释说：“这是三千现大洋的银票。凭这银票，在南七北六、十三省的银号，都可兑现。”



(17) 两人交易  
完毕，掌柜喊了  
声：“送客！”  
就有伙计打起帘  
子，臧德才便和  
随从先后走出茂  
源银号，来到街  
筒子里。



(18) 正在这时候，早已久候的李三迎面走来，故意和臧德才撞了个满怀。他一趔趄，随即跌倒在地。臧德才十分气恼，便喘息着斥骂李三。





(19) 李三一边道歉，一边趁势搀扶了臧德才肩膀一下，举止洒利，行动快速。然后转眼之间混到人群中，走得无影无踪了。



(20) 臧德才出了大栅栏，在前门大街锦萃银楼挑好几件手饰，一摸腰里钱袋，不仅那剩余的金银没有了，连那张银票也不翼而飞了。急得他额头上青筋暴突，直淌冷汗。



(21) 臧德才咬牙切齿地说道：“好哇！定是那个撞我的小子干的，快给我报案去！”





(22) 臧德才赶回自己的公馆，便先奔书房，取出一张名片，在片子后面写了几句话，吩咐听差说：“赶紧去找警察局唐玉麒局长，让他立刻派侦探捉拿那个贼小子！”

(23) 警察局长唐玉麒知道臧德才手眼通天，特意和他拜了把兄弟。接到臧德才名片，问了听差的几句，便立刻赶往臧德才的家中。



(24) 见了面以后，臧德才述说了一遍丢失银票的经过，随后便把唐玉麒训斥了一顿。唐玉麒满口答应三天内破案见他。





(25) 和平门外厂甸的一家货栈里，坐着大黑塔和北京城的扒窃头目。警察局长唐玉麒正在给他们训话：“今天找你们，是让你们查查这活是谁手下人干的？”



(26) 一伙扒窃  
头目们，都面  
面相觑。七嘴八舌  
地回答：“回禀  
局长，我段子上  
没人干这事。”  
“要是查出是我  
们干的，就枪崩  
了我！”“一定  
是外来新手！”



(27) 这中间，大黑塔始终沉默思索，直到最后他才说：“启禀唐局长！很久以前我在天桥，碰见一个外路卖艺的人，很有两手活，不买咱账，这银票是不是跟他有关系？”



(28) 大黑塔说出此人的长相，唐玉麒喜的一声怪叫：“对！就是他！……这案子就交给你了，三天内破案！再开会！”冲着一帮人拱手走了。



(29) 大黑塔自从领了缉拿李三三的旨意，便带着几名打手，乔装打扮，出入首饰金店银楼，四处搜访。他断定这盗银票的人，手里有金裸子银锭子，一定要到这些地方来卖。



(30) 大黑塔的推断果然不错，到第三天傍晚掌灯时分，他果然发现李三进了靠近天桥的一家小银楼。





(31) 大黑塔随即赶到，当李三刚把小元宝放在柜台上时，大黑塔早已悄悄地从背后摸上来，一把攥住了李三的手。

(32) 李三一看这彪形大汉，正是在天桥卖艺场上遇到的那个地痞大黑塔，便一个猛劲，抽出了大黑塔攥住的手腕，跳出五尺多远。



(33) 他本想破门而出，但见门旁已有人把着，便翻身越过了柜台，用脚踹开窗户，跳了出去。





(34) 窗外是一溜夹道。他一纵身，越过夹道，蹦上墙头，然后一个鹞子翻身。跳过火墙，火速混到街上人群中去了。

(35) 但是大黑塔等人也循着这条道，穿过了人群，拼命追赶过来。





(36) 小街的两  
侧，俱是小摊小  
贩，逛街的人，  
熙熙攘攘，使得  
李三冲撞多时，  
也没有能逃脱追  
赶。



(37) 这时，他只好使出那燕子三超水的绝技。每次找出一个立脚点，一纵身，就飞腾起来，越过那许多摊子，向前飞跑而去。





(38) “饭桶！快给我追！”大黑塔在后面气喘吁吁地叫骂。倒惹得摆摊的小贩和过往行人，对李三那超群的武艺，叫好不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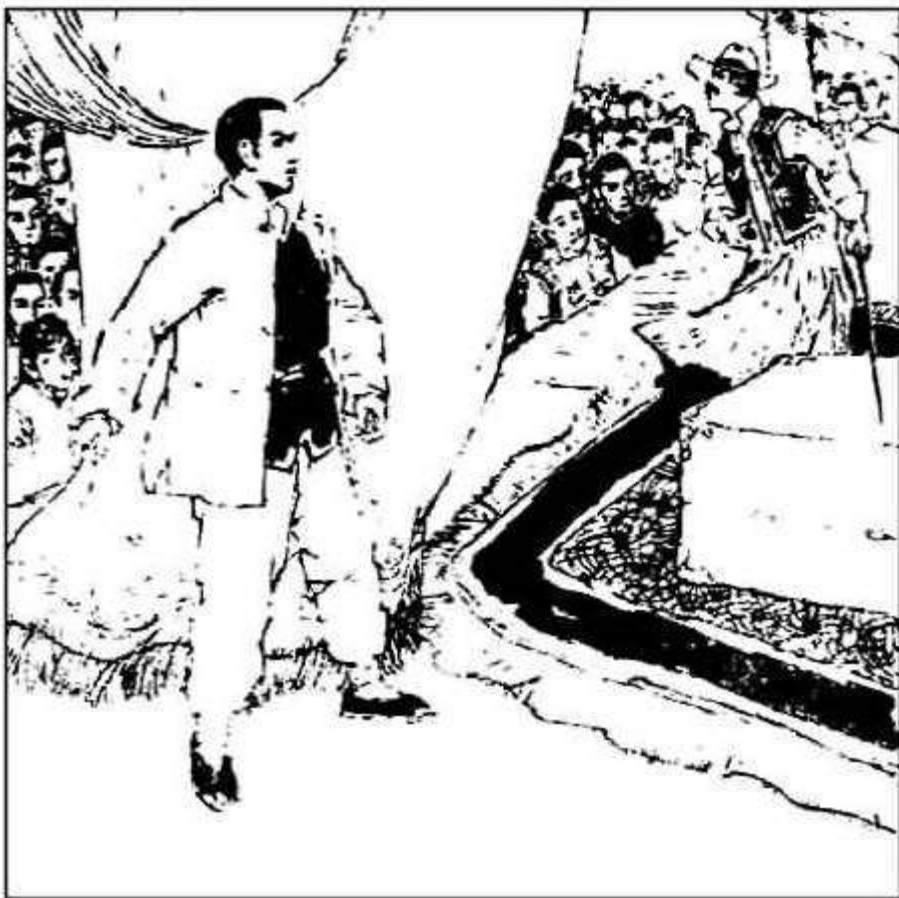
(39) “快速住他！”大黑塔向人群高喊着。人们一见大黑塔，都嘻嘻哈哈，没人靠前。等他走远，才交头接耳广义说：“你看吧，这小子，八成又在逮‘革命党’哩！”

(40) 跑到小街上，有片空场。空场上搭着芦席大棚，在棚之内是白一飞等人在耍马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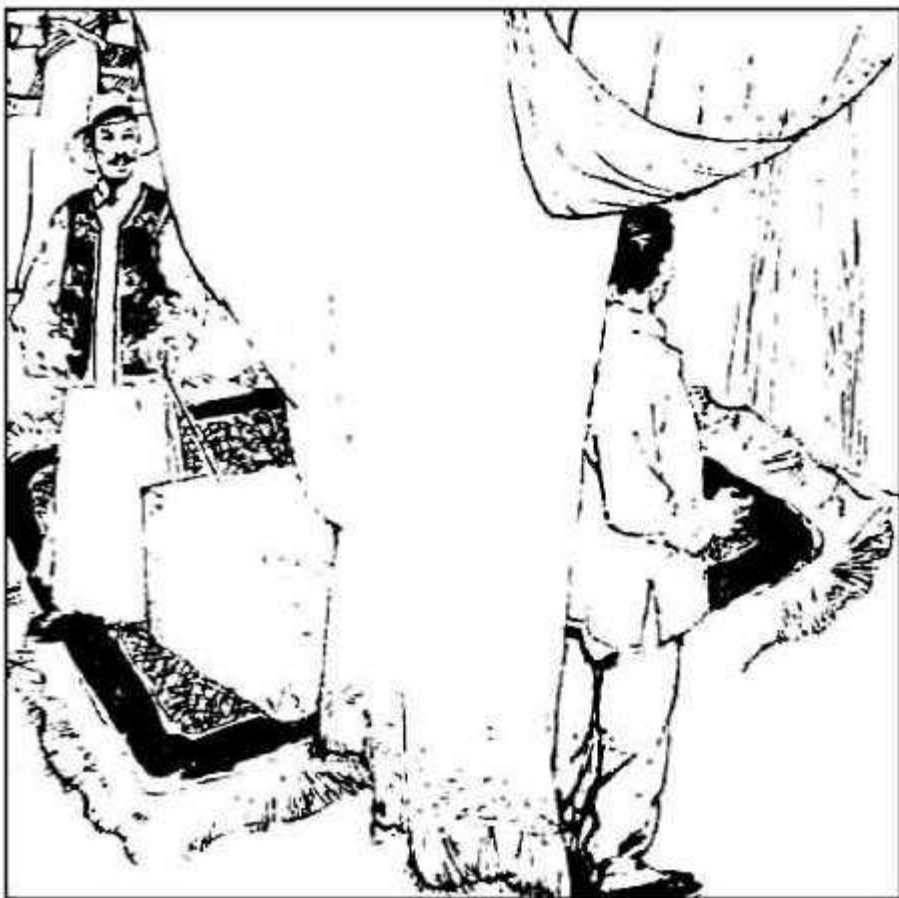
(41) 戏台上，白一飞正表演大变活人。一名女演员打开箱盖，让观众看。白一飞用棍敲打箱子各处，一边说：“哎！箱子整帮整底，我把活人藏进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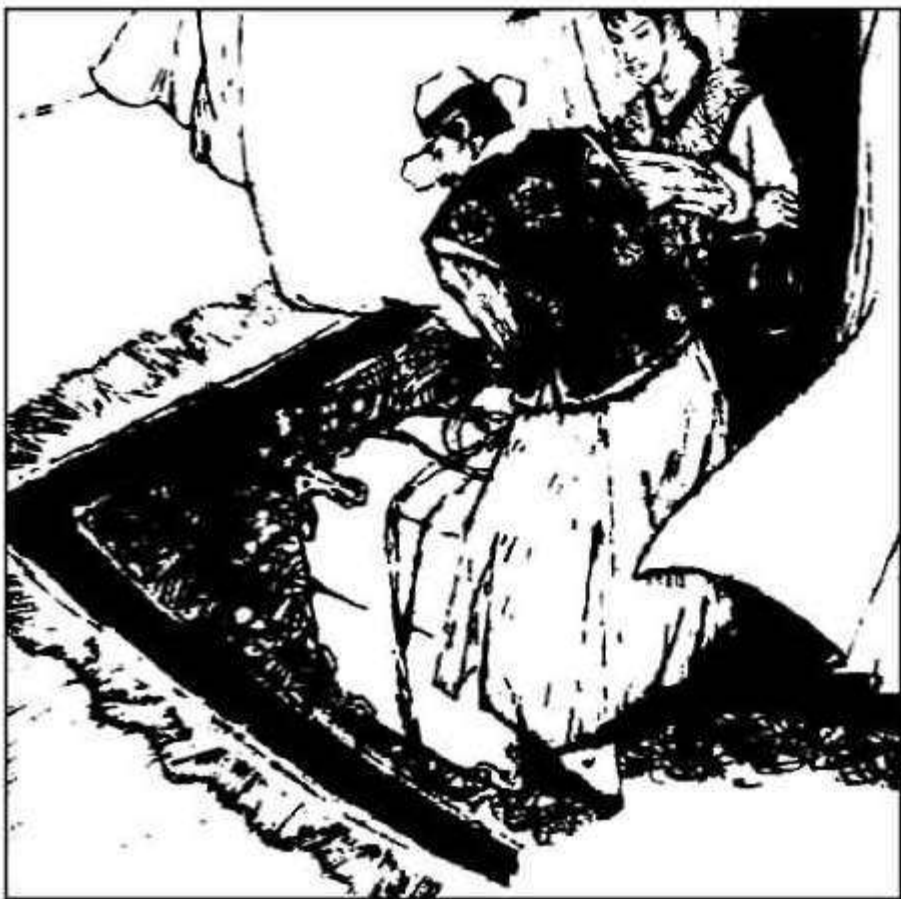


(42) 正在这时候，台下后排观众骚动。原来李三被大黑塔一伙追得无路可逃，便钻进马戏棚来了，又一个燕子超水，翻到台上侧幕，轻声呼唤说：“仁兄，快救救我……”

(43) 白一飞一  
愣，果然见大黑  
塔带着几名打手  
涌进戏棚，他平  
时受大黑塔敲诈  
勒索，对他恨之  
入骨，加上和李  
三往日的交情，  
便以目示意，让  
李三钻到箱子里  
去。



(44) 李三会了  
意，一个猛子扎  
到箱子里，白一  
飞便假装用绳索  
捆绑箱子。



(45) 大黑塔赶到台口，高声吼叫：“赶紧把箱子给我打开！我是来逮人的，你以为我没着见，飞贼钻到你这箱子里去了。”







(46) 台上一片愕然，闹不清这是真事，还是剧中情节。白一飞深鞠一躬，作揖说道：“在下在大变活人，没看见飞贼闯入，不信你瞧！”女演员掀开箱盖，果然只是一只空箱子。

(47) 大黑塔又吼叫着向白一飞要人。白一飞微笑着盖上箱盖，用铁棍一敲说：“有、有人！”大黑塔猛然把箱盖揭开，却站出来一个美丽的妙龄少女，手执鲜花向观众致意。





(48) 大黑塔十分惊愕，又往箱子里察看。正这时，从箱底蓦地冲出几只鸽子，向大黑塔头上扑来。他一边轰着鸽子，一边退下舞台。引得台下观众开怀大笑，怪声叫好。



(49) 大黑塔被搞得十分狼狈，喊叫着说：“这飞贼从台底下跑啦，快追！好，白一飞，要逮不住飞贼，唯你是问！”说罢，一伙人冲出了马戏棚。

(50) 原来李三从箱子底儿里漏出去，便从戏台底下溜进后台，然后从席棚的小角门逃走了。当他快要跑到小街尽头时，后面传来了喊声。





(51) “截住，别让他钻到苇荡子里去！”后面传来的喊叫声，正好给李三一个提示，他拼出全身的力气，越过一片荒冢，躲进陶然亭那片大苇塘里去了。



(52) 天黑了，李三才跃上方塔木屋中歇息。不料，从塔下传来了噉噉喳喳的人声。原来，大黑塔的打手警察局的侦探已在此埋伏多时。



(53) 这时累累  
荒冢的陶然亭，  
包围在一片吓人的  
凄凉、死寂之中，  
寂静中，传来耳  
语般的说话声：  
“等这小子睡着了”，  
“哈哈，这回他是插  
翅也难逃了！”





(54) 不大一会儿，方塔上传来了呼噜声，大黑塔挥手：“上！上去抓活的”李三在塔上看的真切，四面都有窜动的黑影向方塔爬过来了。



(55) 李三一边打着呼噜，一边看下面的人有的已经登上木梯。这时他一个箭步蹿到南面，又一个鸽子翻身，落在方塔之下，拔腿向芦苇荡跑。

(56) “坏啦！  
这小子跑啦！”  
等大黑塔翻下木  
梯时，李三已象  
在草上飞一样，  
钻进苇荡，又潜  
泳到池塘对岸去  
了。





(57) 大黑塔领着打手和刚从天桥特意赶来的侦缉队长马玉林率领的侦缉队，在坑塘边还在计议着分几路包抄苇塘，此时李三早已无影无踪了。



(58) 陶然亭没有围捕到李三，可急坏了侦缉队长马玉林，他想起前些时候王府追捕李三的事。便在第二天一清早，提着一个公事包，装着一副手铐，又来到王府。



(59) 王府的大门虚掩着，门前还停着一辆日本汽车。他刚一推开门，就听见里边传来了几句日本话。他不敢造次，赶紧躲进门房屋里。



(60) 等了约一刻钟的工夫，才见张禄领道，溥少爷陪着几个日本人从方砖道上走过来。日本人左顾右看，情不自禁地赞扬着：“杨柳细哪！”（“好啊！”的日语音译）。



(61) 马玉林从窗户眼儿扒头探脑袋地往外看着。忽然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日本人正颜厉色地指一下门房，问道：“那是什么人？在监视我们？”





(62) 那三个日本人立刻掏出手枪，封锁住了门房。



(63) 张禄一个箭步冲到门口，一个骑马蹲裆白鹤亮翅式，推开房门大喝一声：“谁？”马玉林只得从门房里走出来。



(64) 张禄忙说此人是侦缉队马队长。这时，一个日本人把马玉林的公事包提溜出来，扔到他脸面，气势汹汹地质问：“带着手铐，跟踪大日本国民，是什么意思？”



(65) 马玉林先来了一个敬礼，说：“几个月来，警察局一直追踪的一个飞贼，曾潜入这座王府，后来侦察到这护院曾和他在大碗居一块饮酒，今天是来找张护院的。”



(66) 溥少爷一听早已吓瘫在长廊上，几个日本人听飞贼潜藏在这里，也感觉后怕。张禄听马玉林说出大碗居的事，吓得扑通跪下，连说：“饶了小的吧！要我干什么，定当效命！”



(67) 那些日本人受了一场虚惊后，上了汽车走了。马玉林送至门外，冲着车门鞠了三躬，一看车尾上的车牌号码，倒真吓了一跳：“啊！日本军部的大特务头目土肥原啊！”



(68) 送走看宅的日本人，马玉林刚才那阵惊吓早已过去，倒感觉能见到这样的“大人物”而兴奋。见溥少爷那惊吓的样子，陪着笑脸说：“不干少爷的事！…我找您的护院说话。”

(69) 送走了溥少爷，关上了大门，马玉林便跟张禄在门房进行了一番郑重严肃的谈话。马玉林连哄带吓，连逼带诈地唬了一顿张禄。张禄低头懊悔不该交人不慎。





(70) 到掌灯时分，张禄拿出酒菜，两人对着饮起来，直喝到半夜鸡叫，还磕头拜了把子。又一块儿策划了捉拿李三的办法。





(71) 再来说李三。这天傍晚，在街上碰见了卢静庵，卢静庵自从在大碗居开张那天，与李三相识后，对他的人品、武艺，都格外景仰，便邀他同回荣升小店去住。



(72) 这小店座落在偏僻的牛街上。店家原是穷苦人出身，目不识丁，卢静庵经常为他写流水、作花帐，逃避捐税。两人很有交情，所以他能住在后院一个小单间房里，不拿店钱。

(73) 李三自从住进荣升小店，避开了追捕。两人各自述说了不幸的遭遇，越说越投机。李三说到金兰至今没有下落，卢静庵说到与表妹两心相爱，却不能够成亲，不觉都潸然泪下。





(74) 还是李三豁达，他收住叹息，从腰里掏出那张三千元银票和金裸银锭，慷慨地说：“大哥！您别发愁，您要是能把这些兑换成钱，就拿它跟落霞结婚用吧！”

(75) 卢静庵连忙摆手说：“我花了你的钱，你拿什么去寻找金兰呀？”李三叹气道：“这么大的北京城，一时到哪儿去找？还不如先解决大哥的难处。”





(76) 卢静庵说道：“这银票怕失主挂失，先不能兑，这金银锭子倒可以托人折换出现钱来，你好维持生活。至于寻找金兰，我一定助你一臂之力，咱明天就去串游串游。”



(77) 正谈到这儿，屋外有人敲门，两人都吓了一跳。卢静庵赶紧示意李三收起银票，躲到门后面，他又扒着门缝一看，原来是大碗居开张那天新认识的张禄，便开开门，请他进来。



(78) 见来了张禄，卢静庵乐呵呵地提着一把水壶，说声张大哥你坐，便出门打水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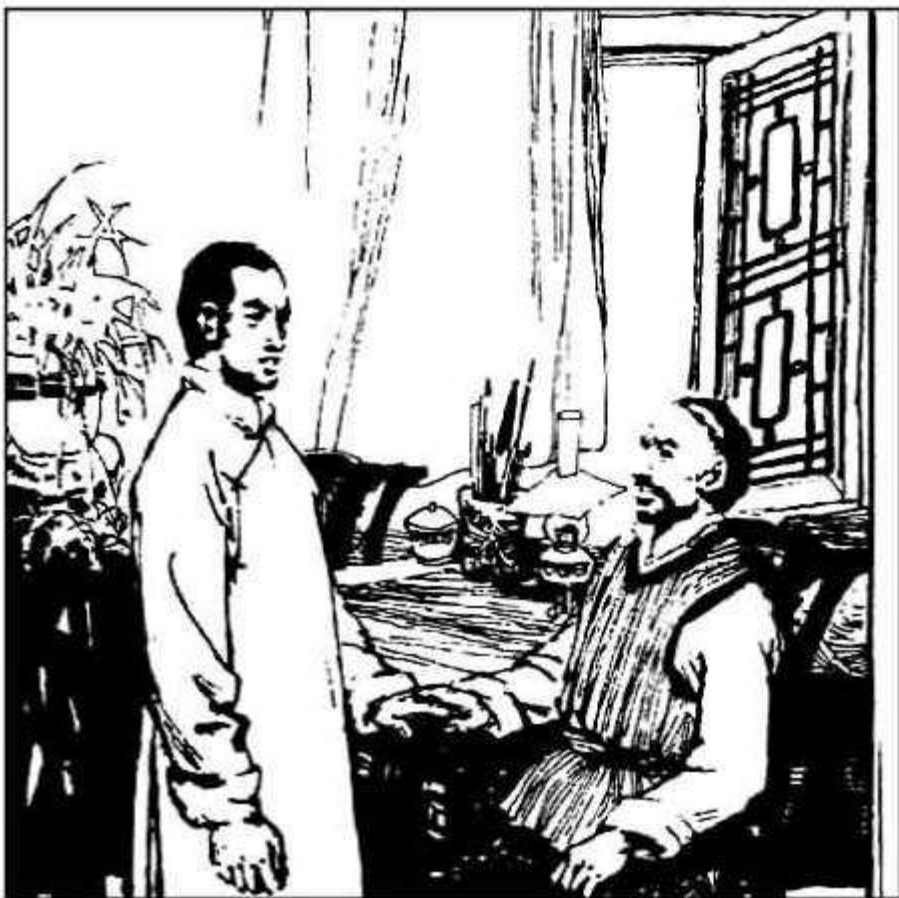
(79) 张禄见卢静庵一走，便对李三说：“兄弟啊，你的大祸要临头了。你盗的银票是警察局长的盟兄弟、老太监臧德才的呀！现在全城都在缉拿你！还找到我头上来了！”



(80) 李三一听这话，真吓了一跳：“找了你去了？”“是呀！他们看见我跟你，在‘大碗居’饮酒了。让我把你交出去，还把我家小逮到警察局作抵押了。”张禄说着哭了起来。



(81) 李三吃惊非浅，他攥住张禄的手说：“大哥，你别难过，我一人作事一人当，决不会连累你，你带我去，还不能把大嫂和侄男侄女换回来吗？”



(82) 张禄停止了啜泣，感激的说道：“有你这句话，我就没白交你这个朋友。这些年我跟官面儿上有些走动，他们答应，不交出老弟，只交银票就算完事。这银票在你手里头吗？”



(83) 李三掏出银票爽快地说：“看在师兄的面上，交给你。”张禄拿起一看，果然是茂源钱庄的银票，又面有难色的说：“可这银票怎么交还给臧总管的手里呢？”



(84) 李三略一思索，说：“好说！明天一早，我在春茗茶楼亲自把银票交给那臧总管，他有胆可以亲自去等，绝不食言。”张禄一听，心里面暗喜，嘴上却说道：“你可别玩玄的呀！”

(85) 李三说：“我知道他不好惹，也让他知道我的厉害！只要你们不受牵累，比什么都好！”张禄说：“那就这么办！”这时卢静庵打水回来了，张禄特意不谈银票的事了。







(86) 可是张禄走后，李三就把刚才之事向卢静庵学说了一遍，卢静庵说不妙，劝李三逃走。李三说“如果我逃走，岂不又连累了你？”卢静庵说：“需要想个防身的办法。”

(87) 卢静庵知道舅父刘宝松一辈子闯荡江湖。倒也急公好义，结交一些行帮伙友。当晚即带领李三找到舅父，把那经过、身世述说一遍。





(88) 刘宝松对此愤愤不平，于是他找来了手下的几个青红帮哥儿们，折腾了半宿，终于研究出来一个送还银票的办法。



(89) 翌日一清早，臧德才按约定时间早已坐到春茗茶楼雅座，一边品茶一边等着李三。他的听差、保镖和马玉林的侦探、大黑塔的打手们化了装，散布在茶座上，单等李三到来。



(90) 就在这时候，涌进几位顾客，先有四个小厮，抬着一架喜庆食盒，随着进来一位阔商，跟着一个司帐，一个保镖。这伙顾客穿着阔绰，态度傲岸。



(91) 富商在众人拥簇下，在一处适中的茶座就坐，茶役急忙跑来伺候。司帐先生操着江南宁波口音说：“赶路来京，喝壶龙井去去心火！先给我们东家打盆洗脸水来。”



(92) 说话间，伙计打来了洗脸水。富商摘下帽子，露出新剪平头；脱掉长衫，是一身花丝葛对襟裤褂，一条粗金表链，在胸前晃来晃去。你如仔细瞧，就会认出他是李三。



(93) 他从容洗脸，然后漱口，漱完口，一歪头吐了口痰。这口痰正好吐在臧德才那寿字团花软缎的大衣襟上。





(94) 等得不耐烦的臧德才，心里早已憋了一肚子火，他瞪着眼说：“你往哪儿胡吡！？”李三略表踌躇，急步来到臧德才的跟前，说道：“对不起，我没加小心，沾了您的衣裳！”

(95) 李三边说边掏出来一条手绢，伏身给臧德才擦衣襟上的痰渍，口称：“得罪，得罪，请多担待！”



(96) 臧德才白了他一眼，没有作声。这时，他一心想找给他送银票的人，没有心思理睬这个商人。岂不知就在这当口，那张银票已巧妙地退还给臧德才了。



(97) 李三站起身，大摇大摆地回到茶桌边坐下来，和他的保镖伙友，边开怀喝茶、吃点心，边聊天。欣赏那些伸脖瞪眼、焦急地等着促他的那些侦探打手们。



(98) 约莫过了一个钟头，李三等人吃饱喝足，被众人簇拥着，出了春茗茶楼，扬长而去。





(99) 茶楼里，就剩下焦灼不安的臧德才和警探们，有如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地等待那送银票的人，可是狗咬尿泡，落了个一场空欢喜。



(100) 臧德才气急败坏地回到家里，刚走进大厅坐稳，听差的便向他报告：“老爷！警察局唐局长求见。”“叫他滚进来！”臧德才没好气地答道。



(101) 听差前边领路，唐玉麒来到客厅。他摘下大沿帽，立正鞠躬，陪笑道歉：“大总管，让您久等着急啦，这怎么说的！”





(102) 臧德才在茶楼白等了一上午，本来就窝了一肚子火。他见唐玉麒那表情，也没让座，就大发雷霆地说：“太不象话！哼，胆敢戏弄我，你这警察局长是怎么当的？”



(103) 唐玉麒望着这僵尸般的老朽，忍气吞声没敢发作，龇着大板牙说：“总管息怒，您的银票已然送到了。”  
“送到了！？在哪儿？”



(104) “嘿嘿，这小子给我来了张‘飞贴儿’，您看，这贴儿上写的明白。”说着恭恭敬敬递上了“飞贴儿”。



(105) 臧德才接过那张用高丽纸写的信，见那上面写着几行字。启者燕子李三，看在盟兄张禄份上，退还你这张拽刮民脂民膏之银票。当时你只顾东瞧西看，其实，我借擦痰之机，已将装银票的钱包塞在你的靴筒内，哈哈，你这头呆鸟！



(106) 臧德才看罢这贴儿，顾不得理会那些骂他的话，赶紧去摸他的靴儿。原来他穿的还是前清时流行的男人短靴。这短靴儿肥大，外侧靴口里有一个小口袋，可放钱币或其它物件。



(107) 靴筒里果然有一个钱包，打开一看，真是那张银票。他龇着牙说：“这小子，真有能耐！两次我都让他赚啦！来人哪，给唐局长看茶，上点心！”



(108) 臧德才见了银票，心火早去了一半，自己先拿了点心吃起来。然后用郑重的口气说：“我说唐局长，要早日除掉这心腹大患，你才能坐稳交椅啊！”



(109) 唐玉麒觉得事已办完，便想告辞，忙说：“总管高见！您放心，他飞不出我的手心。”臧德才掏出一叠钞票，放在小桌上说：“拿着这个吧，赏兄弟们几个酒钱。”





(110) 唐玉麒在臧德才“送客”声中，坐上电驴子，一溜烟跑走了。正是：侠义人肝胆相照，恶势力狼狈为奸。欲知后事，请看下集：《夜盗马府》。



“燕子”李江全作(三)  
巧送鸳鸯

原书、彩图

规格、文法

设计、刘永杰

封面设计、陈九如

责任编辑、张广均

编辑、内蒙人民出版社

（呼和浩特新华西街111号）

发行、内蒙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印刷厂

开本197×149毫米 3/16 印张：3.75

1983年5月第一版 1983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3—1,300,000

统一书号：18035·37

定价：0.30元